

書介

文：草草

解讀曾國藩幕府

定價：港幣58元

作者：劉建強  
出版：香港振興出版社



幕府問題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源遠流長。曾國藩幕府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幕府，對中國近代政治體制的演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享有「神州第一幕府」稱號。劉建強教授所著此書深入探討這一幕府的演變過程、主要特色與幕僚集結的原因與盛況。該書內容系統，題例新穎，論證有據，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同時人物撰取注重一般與典型相結合。人物評述主線突出、鮮明。取材得當，資料翔實。在眾多研究曾國藩幕府幕僚的著作中，是一部有深度、有新意，並且頗有特色的學術著作。

這堂課：愛過的人，教我的事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琳恩·芭柏  
譯者：謝靜雯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她想當名媛，卻被騙失身；她躋身牛津大學，卻沒能保證順遂的人生；她想當記者，卻先進了《閣樓》雜誌……選好她的人生不順利，讓她對人性了解透徹，讓她探訪報道時眼光獨到、出手非凡，從倫敦市長到歌手Lady Gaga，各大受訪名流都對她敬重三分。拿下五座英國傳媒獎、被譽為英倫傳媒圈最具個人風格的探訪者——英國最傳奇女記者琳恩·芭柏的真實故事。她的故事正是電影《名媛教育》(An Education)的藍本。

複眼的映像：我與黑澤明

定價：新台幣400元

作者：橋本忍  
譯者：張秋明  
出版：大家出版社



「若說世界最有名的日本導演是黑澤明，那最著名的日本編劇家就是橋本忍。」一個是電影天皇，一個是編劇鬼才，兩人聯手創出日本影史的最高成就。1950年，32歲的橋本忍認識了黑澤明，兩人共同寫出《羅生門》。這是橋本忍第一部電影劇本，此片獲得了威尼斯金獅獎，將日本電影推向世界。1952年，他寫出《生之慾》，1954年完成《七武士》。橋本忍僅用4年時間即登上劇作家的頂點。本書不但是橋本忍獻給日本電影那段黃金歲月的珍貴紀念，更是以驚人執念對影片創作提出的評語。

與普立茲克獎建築大師的對話

定價：新台幣2,000元

作者：如絲·佩塔森，翁甄舜華  
譯者：呂奕欣  
出版：馬可孛羅



尚·努維勒 (Jean Nouvel) 談到電影與建築的相似點。羅伯·范裘利 (Robert Venturi) 說他「向加油站學習，也向博羅米尼和沙爾特大教堂學習。」詹姆斯·史德林 (James Stirling) 說建築要「為城市帶來禮禮」。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在他們的作品中，尋求達到某種暫時性，並尋找着「創意原則」。這些說法，皆取自於這本包羅萬象的文集中所蘊藏的豐富思想、希望與啟發。在本書中，堪稱全球建築界佼佼者的三十五名普立茲克獎得主，親自告訴我們關於他們作品的三兩事，以及原因何在。

陸犯焉識

定價：人民幣35元

作者：嚴歌苓  
出版：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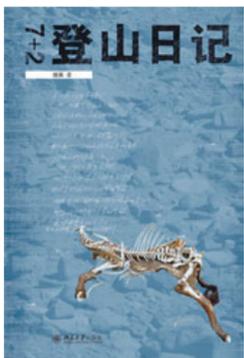


嚴歌苓近年來一直崇懷於對自身家族史特別是對其祖父人生際遇和精神世界的探尋。依此多年的功課，《陸犯焉識》以深遠的濟世情懷，將知識分子陸焉識的命運鋪展在中國近當代政治這塊龐大而堅硬的底布上，檢視了殘酷歲月裡生命可能達到的高度。她的筆觸往返於主人公盛年時流連的浮華地美國、上海和其後半生被禁錮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世態的炎涼和命運的多詭盡收眼底。她的講述，冷靜與幽默同行，溫情與練達並重，大有「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之概。

中國詩人

駱英

嘗試詩歌極限寫作



駱英的辦公室裡堆滿了登山用具。北京傳真

詩人駱英登過全球7座最高的山峰，外加南北兩極，圈內稱之為「7+2」。全球完成「7+2」的一共有15個人，他是其中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詩人。在包括三上珠峰的艱難跋涉中，他用自己的隨身攜帶的紙和筆，記錄下自己的觀察、感觸與思考，最終完成了詩集《7+2登山日記》。這本中國首部極限寫作詩集日前在北京大學首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凱雷、江鑫嫻 北京報道

《7+2登山日記》的封面，深邃的灰藍色背景下，宏闊雪山若隱若現，一頭驢子的骨架躍然紙上，似乎在告訴人們登山也是在面對死亡。採訪時，駱英興奮地告訴記者，這本詩集剛剛獲選「2011中國最美的書」，並將同其他19本「美麗的書」一起，赴德國萊比錫參加「世界最美的書」評選。

表達情感與生命

駱英愛詩歌，不是士大夫式閒情逸致的那種愛，而是視詩歌為精神存在。詩歌是情感和生命體驗的表達，當代中國需要力量、有真切體驗的詩歌。駱英說：「我在海拔8300米高度的時候，可能只有8、9歲小孩子的智力，腦子想半天也集中不了精力，下筆很慢，但那時寫出來的詩歌非常具有現場感。」

《7+2登山日記》完整保留了人在瀕臨極限時的意緒和情感、生命的局限以及它的諸多可能性。駱英十分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詩歌，他說：「這些詩都是我自己的，是用我的孤獨、痛苦、絕望換來的，是以真實的體驗為基礎。」他的詩歌關注自己生活的現場，善於發現生活中的詩意，同時始終保持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

生命足跡與詩歌寫作融為一體

駱英的詩在語言上通俗易懂，但是隨着閱讀的深入，會逐漸感覺到其中的「難」。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評論家張清華認為，這種「難」，歸根結底是人格的「難」，就是一個已經非常極致的人生體驗的人，還希望有更高的體驗——與天地精神的對話和往來。

張清華表示，理解駱英的詩歌仍舊要從一個傳統開始，這首先會讓人想到一個詩與「行動」互相統一、互為見證的問題。用海子的話說，這叫做「一次性的詩歌行動」。這強調了「文本」與詩人的「行為」之間的對應與印證關係，文本因為行動的見證與人格的踐行而顯得非同一般。用通用的詩學概念來表述，這應該叫做「生命本體論的詩歌觀」。那甚麼是生命本體論的詩歌觀呢？就是生命足跡與詩歌寫作融為一體的詩歌觀。

北京大學教授、評論家謝冕這樣評價駱英的詩：「這是一位在世界的最高處、最遠處也是最難處寫詩的中國詩人。詩集記錄了一個生命所擁有的全部豐富性和所能抵達的高度。詩人面對的始終是人生的極限，他選擇面對，而不是規避。甚至在非常危急的情況下，他還缺乏幽默感和輕鬆感。」

亞洲詩歌回歸母語

中國乃至亞洲的詩歌未來將走向何方？對此，駱英表示，以往，亞洲現代詩歌在語言、節奏上，受西方影響極大，但是現在走到這一步，我們發現自己走不下去了，因為脫離了母體文學。所以他提出口號——回到母語的懷抱。讓新詩回來，從文化源頭去找，然後讓亞洲詩歌再出發。駱英說，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現正面臨着劇烈的社會轉型，現代化和傳統正產生強大碰撞，詩人的生活遭遇巨大變化，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持續而深入。「作為亞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詩歌源遠流長，在每一個時代的關鍵時

透過村莊看中國

村莊，一個詩意的詞彙，無數學生曾在自己的作文中，描寫過它裊裊升起的炊煙，媽媽喊孩子回家吃飯的溫暖聲音。村莊，更是很多純文學作家的精神家園，被市場化寫作所淘汰的他們，只有在回憶村莊時，筆尖才能流淌出暢快的文字——儘管，這些作家們離開村莊已經在城市居住很久。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摧枯拉朽地毀掉鄉村歷史以及文化，等有識之士疾呼「保護鄉村」的時候，才發現鄉村已經成為所有人都「回不去的故鄉」。受內心一股力量的驅使，青年學者熊培雲於今年11月出版了《一個村莊裡的中國》，在書中，可以看到一個從江西偏遠農村走出來的少年，如何在求學巴黎、周遊多個國家之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故鄉，發出「救救村莊」的呼籲。

《一個村莊裡的中國》這本書的誕生，不僅是熊培雲個人寫作的一個成果，它更是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一種社會思潮的體現。此書出版的兩三年前，網絡上流行過一陣子主題為「故鄉淪陷」的寫作熱，「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不能承受故鄉底層淪陷之重」，「誰的故鄉沒有淪陷？」，「故鄉淪陷，躲不過的心靈之痛」等等，從標題到內容，讀來都令人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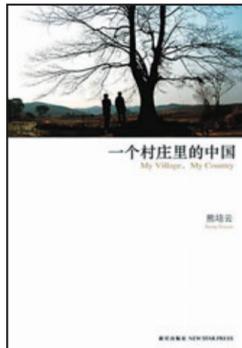
和同時代的所有人一樣，熊培雲是以「逃離」姿態離開村莊的，他把村莊比喻成一個魚缸，在狹窄的魚缸裡，擁擠的魚群只能靠相互撕咬才能擁有一片生存空間，而村莊外的世界，則如開闊的江河湖海，人離開村莊，如同鬥魚離開魚缸。可在離開村莊若干年之後，他又發現，村莊有着城市所不具備的優點，以血緣關係所維繫的家族親情，形成了「親暱定律」，給

人以踏實和安心感，以宗族關係所構成的鄉村自治，是一種真正的民主。

鄉村那麼好，為何年輕人要逃離？這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原因造成的，不對等、不公平的分配，讓貧瘠的鄉村失去了吸引力，而通過不斷從農村、農民、農民工身上汲取「養分」，一座座城市得以用驚人的速度膨脹起來。

一面是鄉村人口湧進城市，造成包括交通擁堵、醫療資源緊張等各種「城市病」的形成，一方面是鄉村失去知識精英和勞動力，成為老人和孩子的留守地，熊培雲以他的家鄉小堡村為例，解剖了近年來這個小村的變遷，透過他筆下的小堡村，也可以清晰看到整個中國在幾個關鍵轉型期時，所呈現出來的臃腫而艱難的轉身。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確身材輕靈地跑動起來了，但卻是拋棄農村發展和農民福利這個「包袱」為代價的，到了該為農村和農民還賬的時候，卻又無法捨棄既得利益。於是，城市依然在不斷擴大領地，而鄉村卻更加飛快地墜向萬劫不復。

熊培雲以一棵古樹的失蹤，開始了他的《一個村莊裡的中國》寫作，古樹在作者心目中，早已脫離了作為一棵植物的概念，它成為鄉村守護者的象徵，也是鄉村活力的一種證明，但無論村莊少數幾個人如何竭力挽救，這棵古樹還是被以2,000元的價格賣到了城市中，用以裝飾充斥鋼筋水泥、沒有文化與記憶的新興城市。這是一個多麼容易看明白的「隱喻」，很多專



作者：熊培雲  
出版：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年11月  
定價：人民幣45元

屬於鄉村的美好，就這樣給「連根拔走」了。

和少數人用保衛一棵樹不被挖走來保衛鄉村一樣，熊培雲寫作一本書，來記錄那些即將湮滅於時間長河中的鄉村人物和真實的歷史片段。《一個村莊裡的中國》為一個村莊而寫，也是為所有村莊而寫，更是為整個中國而寫，他在書中所搶救出來的發生於村莊身上的苦難回憶，只是滄海一粟，中國的每個村莊所發生的故事，都不會比小堡村少，只是，那些故事隨着一代代代人沉默離世，也飄散於風中。中國人總強調做人不能忘本，而現在卻處在一個集體忘本的時代。

在《一個村莊裡的中國》出版前後，還有《中國鄉村調查》、《中國在梁莊》、《進城走了十八年》等記述當下鄉村、描寫城鄉差異的圖書面世，每本都引起過不小的反響，但這種影響，也多局限於知識圈，甚至連大眾傳媒的視線，都不曾對這些書給予過太大的重視，每個人對「淪陷的故鄉」都有耳聞目睹，但每個人似乎又都無計可施，無力感瀰漫到每個角落和縫隙，愈加顯現出為鄉村吶喊的聲音的珍貴。從鄉村來的人，都要回鄉去看看，根不在鄉村的人，也有必要去鄉村看看，因為只有到了鄉村，才能更好地讀懂中國，也只有到了鄉村，才能發現這個國家最大的傷痕在哪裡。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